

一部堪比《恋空》的纯美爱情故事。

爱在7000公里外

AI ZAI 7000 GONG LI WAI

夏博/著



这是一部关于爱的无私和爱的自私的凄美小说。
这是一段因爱而获得与为爱而牺牲的复杂恋情。

中国华侨出版社

sina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腾讯读书
BOOK.QQ.COM

天涯文学
ebook.tianya.cn

一部堪比《恋空》的纯美爱情故事。

爱在7000公里外

AI ZAI 7000 GONG LI WAI

夏博/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 7000 公里外/夏博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13-0475-9

I. ①爱… II. ①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325 号

●爱在 7000 公里外

著 者/夏 博

策 划/刘凤珍

责任编辑/梁 谋

责任校对/胡首一

装帧设计/周吾设计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张 18 字数 25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475-9

定 价/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爱在7000公里外
AIZAICANGONGLIWAI

- 一、水乡 / 001
- 二、往昔 / 007
- 三、再会 / 013
- 四、谎言 / 017
- 五、圣诞 / 024
- 六、寒假 / 029
- 七、准备 / 035
- 八、告别 / 040
- 九、旅途 / 045
- 十、初识 / 050
- 十一、相知 / 055
- 十二、联系 / 060
- 十三、反常 / 066
- 十四、生日 / 071
- 十五、溜冰 / 076
- 十六、告白 / 081
- 十七、婉拒 / 087
- 十八、结衣 / 092
- 十九、倾诉 / 097
- 二十、慰藉 / 103
- 二十一、预约 / 107
- 二十二、出游 / 111
- 二十三、染发 / 116
- 二十四、湖边 / 121
- 二十五、瀑布 / 126
- 二十六、恶魔 / 132
- 二十七、意外 / 135
- 二十八、饺子 / 139

- 二十九、婚礼 / 143
- 三十、寻觅 / 147
- 三十一、唱歌 / 151
- 三十二、电影 / 156
- 三十三、诱惑 / 160
- 三十四、私密 / 165
- 三十五、留宿 / 171
- 三十六、约定 / 176
- 三十七、真相 / 181
- 三十八、求助 / 186
- 三十九、雪夜 / 192
- 四十、风雪 / 197
- 四十一、自杀 / 203
- 四十二、离别 / 209
- 四十三、送别 / 213
- 四十四、闲逛 / 219
- 四十五、秋千 / 224
- 四十六、谈心 / 230
- 四十七、蓝山 / 235
- 四十八、滑雪 / 239
- 四十九、酒吧 / 244
- 五十、央求 / 249
- 五十一、樱花 / 254
- 五十二、礼物 / 260
- 五十三、献身 / 264
- 五十四、永别 / 270
- 五十五、尾声 / 274
- 后记 / 282



一、水 乡

1

一个叫做周庄的水乡古镇。

几天前来到这里，借以逃避自己的生活。小镇如同它古老的名字一样，雅致，古朴。凌晨白色薄雾笼罩下的青石板路，想象独自赤脚在上面信步，感受那青石板的冰凉，感受它诉说着自己亲身经历的往昔，可以让我专致，宁静。我享受这属于自己的时刻，习惯在辛劳的船夫、挑夫路过前，收拾心境回到租住的旅馆。

泽卉客栈，一所伴随小镇而生，供游客歇息的地方。客栈年久失修，住客似乎常年稀少，显得些许萧条。我则喜欢这里的沉寂，那颓唐、沧桑的气息是真实的历史的吐纳，有远离现实生活的感觉。征得老板的允许，我住在一间紧邻街巷、运河的房间，房间建筑的木头微微有腐朽的味道。我开始喜欢在洗完澡后，头发微湿着，坐在窗台边，沐浴蓝青色的月光，等待着太阳光的摇曳。

逐渐喜欢上透过窗户端详到的小镇，模糊的玻璃仿佛为此嵌上了一层白色的轻纱。那首歌谣，仿佛硬木拖鞋走过石板的声音，船夫的长桨击打水花的涟漪，挑夫们劳作的号子，以及身着兰花织布的卖花姑娘的身影，淡淡的茉莉花茶香萦绕指间。

几天前，注意到她的微笑。在那薄雾中看见她的眼睛，那眼睛过于明亮，浸润在水光中，映衬着灰色的阴影和淡色的水纹，仿佛随时都会有泪水流落。虽然微笑，确是感伤。

她喜欢出现在中午时分，或是微微转凉而湿润的傍晚。时常见到她与船夫诉说着什么，与卖花的姑娘交谈着什么，却始终没有见过她从篮中取过一枝茉莉。

我渐渐对她产生了兴趣，开始尝试在粗糙的素描纸上描绘她的容颜，碳笔渐渐染乌手指，纸上剩下一片斑驳，我终于发现无法抓住她的神韵，默默地放下画笔，等待着她的再次出现。

2

当她再次出现在我的窗外时，我不假思索地冲出房间，飞奔到她的身前很近的位置，清晰得可以看见面前她诧异的容颜。

我气喘吁吁，正在想着该开口说些什么。

“你好，我们认识吗？”她的声音柔软的蕴含着笑意。

“应该……不认识，我不是本地人，只是一个刚来不久的游客。”

“嗯，我也是哦……”

“名字？”

“什么？”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夕颜。”她缓缓说道。

“仁。”

“什么？”她似乎没有听清。

“我的名字，仁。”

“哦。”

我们相视一笑，为彼此的不默契而有趣。

“姑娘，这船你还租吗？”憨厚的船夫怯生生地问道。

夕颜没有回答只是含笑地看着我。

“租，船家。”我说，朝着她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看了看我，走上船去……

乌黑的游船轻轻地撩开碧绿的水面，我们很默契地坐在船舱内保持着沉默，船夫独自立在船尾，摇摆着手中的船桨，划破睡眠的静默。船沿着狭窄的河道在小镇的街道间蜿蜒曲折，河水不停地摩挲着船舷，梳理着船沿两侧薄薄的水藻。

我安静地端详夕颜的容颜，右手的食指在自己的衣摆上纷乱的比划着，画着草图若有所思。虽然近在咫尺，可是她的容颜在我眼前逐渐迷茫开来，

清晰的只有她伸出白皙手腕，去轻触粼粼的水面，尝试着捧起一捧清水。透过耳畔发间的空隙，她的眼睛有些许苍茫，只是注视指间流过的碧绿。而我注意到她右手腕上被水花溅湿的一串晶莹的粉红色水晶手链，湿润的水晶宛如滚动的泪珠。

游船微微的颠簸，她回头，看着我的眼睛，微微一笑，我们似乎看见了彼此的眼中淡而灰暗的身影。

在下一个街角的埠头，我们一起下了船，穿过一座有几只灰色鸽子嬉戏的石头拱桥，走进桥对面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餐。鲜汤小馄饨，炸的香味四溢的臭豆腐，嚼在嘴里甘甜，酥嫩。小小的粽叶包裹的糯米点心，以及几种她最爱的小吃……看着她努力地咀嚼着，半晌拿着吃剩的食物，走回到桥上，喂着鸽子嬉戏，灰色的鸽子展开翅膀追逐在她的身后，把她逼迫到桥下，她发出快乐的尖叫。空气是清冷而微微湿润的，气候是三月的春末。

沿着石板路的纹理，我们沿着黑色瓦片铺砌的烟雨回廊愉快地前行。我们讨论着手边琳琅的商家招牌小旗的风姿，红木橱窗内面具的寓意，茶叶店中铁观音与碧螺春的优劣。偶尔夹杂着几句争论，可是却依然很快活。当路过一家油画廊，我驻足于一幅不知名的人像油画前停下脚步。

油画上是一名中世纪的少女，一头金黄蓬松的长发，垂至胸前。年幼的女孩身着一套蓝色的洋装，端正静坐，仿佛心事重重。

“似乎是印象派的吧？”夕颜用轻轻的不确定的声音猜测着。

“嗯。”我赞许看着身边的她。

“其实不大懂绘画的。”夕颜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我也不是很擅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幅画，因为读不懂画中女孩的眼睛，所以喜欢。”我说着侧过头想去看夕颜的眼睛。

“奇怪的理由。”她似乎是在喃喃自语，伸出左手拨弄自己额前的刘海，手背闪过双眼，遮住了我的视线。

青石板路，曲折绵长，一直通到小镇外的江边。我们在江边的路上忘情的奔跑，追逐着水天一线处被夕阳晕染的绯红。跑动带起的空气流动，掠过的风把石板上落满的梔子花瓣吹地打起转来，旋即以不同的姿态落下。

江堤向两边延伸，看不见终点。江水平缓的流淌，江面远端，准备夜航的船只，泛起穿透寂寥的灯光。我们就坐在这星点灯光中，任晚露悄悄地打

湿着彼此的衣服。

“你是来这里旅游的吗？”我看着快要模糊的江面。

“不，等人。”

“朋友？”

“不，是应该一起来的人？”夕颜的声音有些哀伤的味道。

“他在哪里？”

“不知道，或许回去了，或许已经忘记了，或许他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能到达。不过我知道他的希望，所以我还待在这里，”她抱着自己的双肩，轻轻地颤抖着，“等他……”

江边风很大，春末的夜晚还是有丝丝袭人的冷风。我沉默了，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夕颜身上。她躲闪了一下，终究没有拒绝。

“你呢？”短暂沉默后，她开始询问我。

“我……找人吧？”我看着自己衣服包裹的她，思忖着。

“朋友？”

“不知道，可能是朋友，也或许只是路人，我没法确定。”

“嗯。”她拉紧衣服，默默地看着已经漆黑的前方。

“回去吗？”我站起身来，看着远处小镇逐渐点亮的万千红色灯笼。

“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自己。”她低下头，稍稍背转身去，低声说道。

我重新坐下去，不再说话，只是陪伴着她。黑夜中，江水的湿气凝结成白色的雾气，在半空中翻腾着，开出白色的花朵，一朵一朵，然后重重的撒下，消散。淡淡的清香，绕之不散。时间似乎停顿，却又不不停地流逝，航灯的昏暗中似乎人影憧憧，却又似乎空无一物。

彼此保持着默契的宁静，良久，她慢慢站起来，把我的外衣叠好，放在我的身边。

“谢谢。”她小声说完，便独自向来时的路走去……

3

醒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时分。客栈中开始弥漫各种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而窗台外的街道早已满是喧嚣。我坐起身来，眼神落在昨晚那件外套上……努力回忆夕颜的样子，眼前开始浮现出她的容貌，印象开始深

刻，我抓起碳笔，再次尝试勾勒她的线条，想要画出她的眼神。

良久，我放下手中的画笔，画纸中只一些不确定的线条刻画出她的模糊的身影，面容依然空白。我微微地叹了口气，将画纸揉成一团丢在角落，拿起外套，从中找出自己的手机。审视了一遍未接的来电和没有阅读的短信，看着外面已经开始落山的夕阳，微微有些怀念，似乎该回去了。

夕颜，不知道在这夕阳西沉的时刻在做些什么？

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走到楼下。

“要走了吗？”店主依然热情。

“嗯？”我递过手中的房间钥匙。

“对了，这里有你的一封信。”钥匙被接了过去，而后一封白色的信封被递了回来，信封是水乡小镇上出售的那种手工做出的厚实的纸张剪裁折叠而成。

我有些诧异，将信封打开，里面却只有一张很不起眼质地相同的小纸条，上面写着，夕颜，然后是一个手机号码。我笑了笑，谢过了店主，走出店外。看着纸条，看着手机，我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我按下了接听键，那头传来了陶的声音。

“喂，去哪儿了，死人消失这么多天？”陶的声音听起来很是不满意。

“出来几天，散散心。”

“什么时候回来？”陶的口气有了些变化。

“一会儿的火车，9点前应该到宿舍。”

“哦，还准备叫你帮我带饭呢……”陶最后嘟囔了一句。

“……”

我挂上了电话，坐上了回程的车。

宿舍一共四个人，敏、陶和羽。三个人当中敏和我们不太熟悉，因为每个星期敏在家里的时间远大于在学校的时间。而羽，话不多，平时只是围着他的电脑，你不去和他交谈，他是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于是剩下的只有陶，我们之间有很多话可以说，包括彼此的烦恼。我们有些相似，彼此很投缘，不过仍然有区别：他性格外向，我有些内向。

看着车窗外向后急逝的景物，我若有所思。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挽回的，错过的就无法去弥补。车带着人向前行进，片刻不予后退。昏暗的天色逐渐

暗淡，像墨水慢慢洇染开来，侵蚀周遭，渐渐地将远处的山峦吞没。当车窗外完全被黑暗覆盖，我终于收回心思，思索了一会儿，翻出那张纸片，给夕颜发去一个短消息，车到站了也没接到她的回复的信息，于是我提着自己的行李走下车去。

我的归来没有什么骚动，只是陶看了我一眼，觉得我还好，就没有多说什么了。我放下东西，爬上床去。我开始质疑最近的自己，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默默地看着天花板的墙壁。很久后，我停止了思索，沉沉睡去。



二、往 昔

1

几天前我的女朋友胤打来电话，起初我们彼此平静地交谈着，而她在我们的平静的交谈中寻找着机会，就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般地不安，又或许那不是不安，是她的另一层次里的兴奋。

“究竟有什么事情？”我寻求那个我想知道的答案。

“我有一件事情，怕告诉了你，你会难受。”她的口气很矛盾。

“那你是说还是不说？”

电话那边沉默了，我听见她喘气的声音，那不是我希望听见的声音，那样的声音让我不能平静。

“我……昨天答应了一个男生。”胤的声音有些胆怯。

“然后呢？你想要我回答你什么？要分手吗？”一直以来我很珍惜和她之间的感情，可是此刻我已经寻找不到合适的语气将对话进行下去。我感觉莫名焦躁，焦躁让我反常。

“我没有，我还是喜欢你。”她犹豫了，她一向是个犹豫的女生，从我认识她的时候，第一眼，我注意了她的眼睛，然后就是她那犹豫、柔弱的性格。她的眼睛很美，咖啡色的瞳孔，她和我说她的小名叫姗姗。姗姗是眼睛美的样子，于是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更多是记住了她的眼睛。

“对不起，我会和他说清楚的。”胤颤抖的声音似乎预示着她改变了想法，她挂断了电话。

会是怎么样的结果，我开始不再关心了。我不是很有占有欲的人，但是我讨厌误解，厌恶背叛，所以即使她会回来，可是我有种感觉，我们两人之间已经多了一层沟壑，云和泥之间的隔阂，没有风，没有空气，多的是压抑。

翌日，几乎是在同样的时刻，胤的电话再次打来，彼此之间是沉默不语，我的预感似乎正确。思绪良久，我决定打破这样的沉寂。

“那个，你说清楚了吗？”无论怎样总要面对，现实总是无法逃避。

“嗯……说清楚了……”我突然想起一幅叫做小艾莲油画，那种无法看穿的眼神，那种不确定的感觉，而且这样的感觉现正在悄然蔓延。

“然后呢？”我不知道自己在问些什么。

“还要怎么样？”胤突然开始恼火，电话里传来她近似于吼叫的声音：“还要怎么样？他刚才离开的时候过马路差点被车撞到，你还想怎么样？”

我茫然了，开始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坚持什么了。什么是值得，什么该舍去。我甚至疑惑我是不是应该去关心那个胤口中的他。

我深吸一口气：“我们分手吧？”

“这么久了，不可惜吗？”胤突然说。这么久了，三年了，三年之中虽然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都没有过不愉快，类似争吵的记忆。三年前，高二时候的分班，我和胤分在了同一个班。等我注意她时，她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写着些什么，然后低头靠着墙边看着窗外。后来我知道了她是在等人，等那个后来再没有出现过，转学去了新加坡并且早已忘记她的人。我和胤第一次的交流是因为她发现我们共同喜欢一个韩国的偶像团体，那是我们第一次的交谈，之后的第二次交谈却是隔了很久，大概有一个月。我和她的交流是靠着传纸条，她喜欢这样的方式。再后来发现纸条传得很麻烦，直接传起了笔记本。她开始不再禁锢自己，开始和我诉说发生的一切，并且喜欢在笔记本上的聊天中涂绘上些许她自己都看不懂的插图，于是我开始想要了解她：

她是个很简单的人，很柔弱，她说是因为她身体不大好，喜欢蓝色，所以我帮她买东西时，都会刻意去选择蓝色的包装。她有点傻，会多愁善感，她说早上看见树上只剩一片叶子了，觉得很可怜。她很有语言天赋，每次我抄她的英语作业的时候总能在作业本里找到她给我留的插图，总是让我很舍不得用橡皮擦去。坏坏的她，会强迫我去背大段大段的英语对白，去听我不喜欢的音乐或者在我手背上涂护肤油。就这样，两个月后她开始站在了我的身边，时而挽着我的手臂……

我能够清晰地记得那时候的事情，因为她很在乎这些，时常会问我，考

我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于是我开始天天做笔记，每天她穿什么衣服，说了什么重要的话，我们之间的事情。我努力将这些记忆，转化成灰色的铅字，刻画在纸上，直到一天我的笔记本上出现这样的字迹：今天她说，她下个学期可能会转学去别的城市。

我没有阻拦他，我知道我们彼此都很无助，没有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她哭了，说她不走，真的不想走，她要去和家人商量。我说，不要和家人争吵，没有意义，或许只是商量。我也知道那是不会有结果的事情。我拭去她的泪水，那天的晚自习我和她都没去教室，一起躺在学校的后山坡上看着漫天的星辰。

学期末的三天考试很快结束了，我交给她一条项链，和一封信，叮嘱她上车了再看，而后她收拾好了宿舍的东西，宿舍所有的东西。我看着她的家人带着她上了车，目送车子远去，直到看不见的彼端。那条项链传说是一种动物骨骼的骨骼玳瑁，传说可以心想事成，可惜留在我身边却不曾灵验。一切似乎开始归于沉寂。

那个假期，我们很有默契的彼此没有联系，而我延续往昔的习惯，在笔记本上写着想对她说的话。看见在院子里空调外机边摇曳的一片叶子，形单影只，我将它摘了下来，夹在笔记本里。每天的每天的，如此许多，如同日记一般。

一度春风归泡影，何由诉说别离情。

2

等到假期结束的时候，开学了。我知道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也知道胤她说有可能不转学，但是当我看见她空空的座位是如此的真实，我茫然了，至今我都无法描绘出那时候的感觉。我想我是一个敏感而尖锐的人，又或许我是一个脆弱的人。那一刻，我记得我的朋友都站在我的四周，良久无人言语，我如同在黑暗洪荒里挣扎的船舶，他们则在岸边拉着缆绳，没有呼喊，却也绝不会松开握紧缆绳的手，我想要沉没，腐朽，可终究没有挣脱这股船索。我很感谢他们。我想起一件过去已经淡忘的事情：一个妹妹，曾经为我着急而哭泣。那时候我没有很懂得她的感觉，现在想起，油然地感激她。

上课的第一天，在第一节课前，朋友经过我的身边告诉我看见门口有我的包裹，我支撑起自己冲出了教室，全然不顾几乎已经走进教室的唇色发白的老师的呵斥。

我接过包裹，扯开外面的包装，是一盒巧克力，一封信。我抱着它们坐在路边，风是秋天微凉的风，看着她在纸上留下的字迹，我感觉自己被击穿了，然后是粉碎。她说她不喜欢新的环境，开始憎恨新的学校。我心疼她，看着她字里行间的思念，我感觉自己不堪一击，我在凋零，和身边的秋叶感同身受，开始枯萎。

打开那盒巧克力，尝在嘴里的味道很好，很甜，思念的滋味却是苦涩的。

周末胤的电话打来，我靠着电话亭，听着她的声音。恍如隔世，她发出沉重的呼吸，接着开始哭泣，我承认自己的失败，我本应该站在她的身边，在她哭泣的时候，摸着她的额头，笑她哭起来不好看。她宣泄自己的情感，近乎歇斯底里。

自然的，每个周末的一通电话，成为我们唯一的直接交流。平时则是写信，为了她能开心，尝试过一天一封信，坚持了一个月，她很开心，在电话里嗤嗤的笑，然后和我说别影响学习，让我还是一星期一封吧，于是重新开始在那本笔记本上写画。

那些日子很昏暗，成天无所事事。沉闷，憋屈，无奈……一起将我投入深深的雾气缭绕的山崖之中。庆幸的是有姑姑守在身边开导我。姑姑并不是真正的姑姑，而我这样称呼她的时候我和她正好认识十六年，正赶上那时候神雕侠侣的热播，她便多了个这样的名字，当然她会害羞，很少叫我过儿，我却喜欢姑姑这般羞涩的亲昵。姑姑和我从小出生在一个院子里，所以我们轻易的就认识了十六年，姑姑长的很漂亮，睫毛长长的，眼睛中总是含着一抹温柔的笑意，十六年来包括其后我们时常互相打着趣：如果我们在一起，估计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在一起过，后来我想明白了，我是怕，怕万一交往了，有一天分开，我和她会很难回到现在这样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所以我们始终恪守那一步，从来不曾逾越。

那年的寒假，一天胤打来电话说，她想来看我，瞒着她的家人。我说你来吧，于是她踏上了来南京的列车。时间是春运，她没有买到有座位的车

票，一路站到了南京。事后她和我说起，她还得意地笑起来，不停地说着：“没事，没事。”

那个时候她很傻，身体不好，又站了那么远的旅途。去医院检查身体，还把她的心电图邮寄给我，然后问我：

“你能听见我心跳的声音吗？”

邮包里，还有一条小小的项链，挂坠是一个透明的小香水瓶。里面是一些红色的液体。她说她求了医生很久，医生才答应抽血的时候抽了这样一小瓶，她渴望我能戴在身上，用我的体温去温暖她。

学校圣诞的晚会上，我会想她，想她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在一旁拿手指戳我，恼我不理她。可是那不可能，周遭欢笑的声音有些刺耳，我宁可去我们分别前那个夜晚看星星的山坡上，星空下的草地，幻化，湿润，有些清冷。我想她也在仰望着这片夜空吧，深邃，如同我的思念。草地，在银色的月光下荡漾。

3

浑浑噩噩之中，我的高中结束了。我学习不是很好，亏得有一技之长。在南京一所不是很出名的大学里，选择了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大学其实都是为了一张文凭，学什么并没有多么大的区别。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这所学校，这个院系里的学生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都会在国外完成。这样出国的机会令我和我的家庭怦然心动。

大一的生活很新鲜，新鲜到乏味。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孩，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未曾想过做个好学生，不过普通高中毕业的我和羽与从艺术学校毕业的敏和陶不同，我们还是习惯每天去上课，包括无聊的艺术概论、马哲。

每天早上都是我叫醒羽，然后听着他在床上含糊不清说：“我起不来了。”

而胤，则和我一样，她的语言天赋让她进入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她和我说她学校也是后面两年的课程会在国外完成。一切表面看来近乎完美的，不过未来她要去的是德国，而我则是地球另一端的加拿大。

大学后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是电话，有了手机之后，自由了许多，不用只

在周末了。她会很兴奋地和我诉说发生在她周遭的事情：她交了新朋友，买了新的鞋子，新的鞋子不喜欢拿去退了，以及她身体不好被人取笑，一个男生因为她有低血糖而叫她糖糖。她说那个男生还会买糖给她吃。我忽然想起半年前一次在电话里她的哭泣，那种不能在她身边的挫败感再次弥漫开来，像有浓烈气味的药水，倾泻而下。

4

手机再度响起，胤的号码，胤的声音。

“仁，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分开。”

“那他呢？”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座布满了暗绿色苔藓的独木桥，很滑，桥下不是万丈深渊，却也是看不清的混沌。

她沉默不语。

我和她说我很介意，她说她能做到让我放心。我却摇晃着躯体走上独木桥。

“胤，你可以和你的父母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吗？”我站在独木桥的中央，纵身跃下，我知道那不足以毙命，最多万劫不复。

“对不起，仁，真的对不起。”胤没有哭泣，我也没有，我只是站在桥下流着眼泪，苦涩的泪水流入桥下的溪流，不湍急，飘散开来，无味无色。



三、再 会

1

“施主，你四大皆空了。”身后传来了陶的声音。

“你说一旦分开了，还会留下些什么？”我站在阳台上，依然看着楼下过往的行人，他们应该也有着各自的烦恼与伤痛吧。

“你请我吃饭的话，我想我可以告诉你。”

“……”

“不过吃完再告诉你。”陶补充着。

手机响起，陶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进宿舍。

手机的屏幕上不再是胤，一条小小的简单的信息：“呵。”落款是夕颜。

简短的只有一个字，我开始想起夕颜的面容，想起发丝后明亮又感伤，让我无法了解的眼睛。

“你回家了吗？”我问她。

“还没有，我还没离开。”我觉得此刻她在犹豫。

“没有等到要等的人？”

“不想等了。”

“早点回来吧，要我没猜错，你待在那里的时间一定比我久多了。”当伤痕不够致命，便只得继续前行，我觉得我是最没资格这么想的人，可笑的是我却这样思考。

“要不要陪我买东西？”

“现在吗？你不是没离开吗？”

“正在离开，那三小时后见，不许迟到。”她没有犹豫。